

莆變小乘

清陳鴻撰

清初蒲變小乘

莆田陳鴻記邦賢纂

甲申年

明崇禎十七年
清順治元年

明懷宗帝崇禎甲申年正月十六日李自成據秦府僭國號大順
偽稱永昌元年興兵犯闕三月十九日早懷宗殉國遼東總兵吳
三桂聞變走入清朝乞師廿六日大破李賊廿九日賊率眾南走
四月廿九日群臣謀立懷宗弟名由松建元宏光都南京五月初
一日皇清定鼎于北京國号順治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張獻忠據
成都僭國号大西僭元大順時^叛逐數十處史不勝書其至大者惟
李張二賊後皆為大清所破次年自成死于罗公山獻忠死于西
蜀

乙酉

明宏光元年
清順治二年

明冬改為隆武元年

清朝兵下南京。五月初十日，宏光帝出南京，不知所之。十月，鄭從龍同弟鴻達迎宗室唐王入福州，即皇帝位，修布政司為皇宮，以福州為福宮。改元隆武，封從龍兄弟俱為侯，並其族弟鄭采為伯。從龍子鄭森，賜名成功，賜姓朱氏，自後人稱國姓。

甲戌 清順治三年

李朝偉係莆禧所千戶陞任

福州差人拿問各館暨旗保

年為首大呼從者數百人

慮運命究竟無

事。又名朱繼祚，黃鳴俊，俱為閣部。鳴俊長于隨班朝見，隆武君問

其名，奏曰：小名天復。君喜曰：此名兆天之復也。命為監軍，督兵勤

王在家招兵三百名，令本府魯指揮為將，同統兵北上，與各府並

至浙江開化集札營，沿途騷擾。與清兵對壘月餘，忽一日，煙霧蔽

天清兵乘霧未攻，不知所措，逃走不及，被殺殆盡。魯指揮陣

亡，黃監軍逃回，與兵十存一二而歸。南洋鄉伯方懷忠率數鄉民

民蜂擁城下，聲稱由王取祖不公，自古收租只秤加一，今則加二，

加三，不止。分守通紫世璠登城面諭，即准出，亦取租只許加一世

凌官從民便，竟口奉行。江西孟王南下，從城外而過。金谿王同弟

文昌王奔至福州，命駐仙遊。仙邑閉城不納，云曾傳一議，金谿去

乃金谿王兄弟俱有太監隨行，聞仙霞三關二處各有重兵保

守，但新招之兵不諳征戰。九月，清朝王帥征閩，兩處兵散，隆武

君至延平，不知所之。各官俱走回籍，鄭從雇兄弟亦回安海。鄭成

功率部下十八人從海而走。王師入閩，不由水路，從山路出泉州

至興化，又一枝兵先至福省。十月末旬，貝勒王統大兵至福州。秋

毫妄犯，召朱閣部黃閣部到省，隨命赴京。次年秋歸，十二月，調都

督張鎮守奧化

丁亥皇清一統順治四年

夏秋之交，山中海上有義旗之奉，山寇從俞潭而出，各官招鄉兵三百名，設千總二名，督至花亭地方，與賊對陣，被賊殺死過半。八月，巡撫周世科湖南出巡，與化知府胡允貢貪婪，周令家丁入府抄取贓物，將允貢解省監候，調別府推官黎署府印時，山海搖動，谷价日漲，城中富家谷在鄉下山間，欲撤回，恐客兵強買，不撤。又恐山海阻於周，察院巡按泉州，聞警急不寧，速回與化，百姓告投米价日漲，察院即拘城中米戶十餘人，各責杖刑，令速取米來糶。米价藉此高抬，亦富室閉門，漲价共米戶何涉，竟米价不平。比門粳米戶林一娘，責累而死。龍坡舖郭川祖，因受責腿壞不能開舖，剩谷三十餘石，未糶。至次年，每石糶銀六兩，驟得二百餘金。九

月常太里鄉伯潘仲瓊素色當鋪甲借明起義于十七日擁數百
人暨旗松嶺頂後塘方族此日祭墳賊多方宅佃戶埋伏守候矜
數人斬首祭旗張都督不發疑兵追勤致賊勢愈熾廿七日廿七擁
至北門外四犒嶺西唐等處出城者多被拾捉海上賊舡往來招
兵不絕四方俱奉義旗有一陣紮南洋柯墩張督遣騎兵三千共
步兵往勦義兵詐退官兵退下入室抄掠義兵驟回奔去戰馬數
十疋殺死步兵數十人各官同鄉紳議招鄉兵捍拒令奉人邱夢
斗戴加祉知府陳臣忠子舜華兵部侍郎彭汝楠子士煥字燦俱
為監紀推官管掌鄉兵察院令吏部鄭夙未為監軍道時遊手之
民極多一招即三四百人每人方領兵二升未經訓練次日即令
出城拒賊被殺數十人傷回極多從此城門緊閉夜令百姓守塚
一塚一民一兵監之恐有內應守塚民夫須日夜備酒饋兵兵買

好方得免。此時貧者有守，至二三月，飢寒死於堞邊者，有苦累而死者。此時富者因租難運入城，日夜僱人守堞，又用酒穀供督堞兵，又拷納堞餉，又取米供給兵糧，又條鞭加餉，又設立守堞器械，至富者至此皆窮。時堞依明朝所編，為縉紳甚多，不甚公勻。後隆生員陳某，後村富民林某，因受堞受亏，且狀赴察院，請秉公再編。周院以變亂堞規，各責杖，仍重罰。時閉城匝月，百姓飢餓甚慘。忽城外射書入城，令各官開門納降，恢復明朝。城民訛傳賊未降，我欲開城門往城外謀食，東廂一帶數百人擁至南門兜，各官俱在南門樓見百姓紛紛，張督因敗陣數番，又見山海猖獗，疑城民有通賊之意，遣馬兵趕逐百姓，不散有開刀之意。黎府盛景全跪稟曰：百姓絕烟三日矣，紛因飢而未，非他故也。張督乃息差兵詐問百姓，扣願出城者，可報名來。龍坡舖江使人者，賣烟為業，因

閉城烟葉罕貴欲出城買烟遂報為首名共三十餘人諭令暫回
瞬令差兵拿問俱欲斬黎盛二公百般勸解令斬一半二公令
求俱釋張督令將首名列鼻示衆餘准免從此食物皆貴米三分
一筒豆腐三分一斤肉二錢一斤城外冬稻方熟遍野垂金無人
敢割以資賊餉圍城已久各官差久往省催取救兵被賊獲殺不
見一回丈時四方俱舉義旗面生寸步難行城民久餓百計謀食
小西湖蓮藕甚多取食無餘有掘芭蕉頭而食者有撈水饕菜而
食者有採芭麻葉而食者先將此葉煮滾撈起切之用水再煮味
如芥藍菜有取水蘋頭而食者此物難食入口大瘡難容十一月
初米糶一錢一筒大小麥同价有銀五錢一日城兵出城追賊
賊已遠去四亭有農民四以逃走不及即捉來斬首頭兔落地四
人之肉已被飢民刈盡尚有膏帶些肉後至者細剗而去此後有

放

人被斬者，瞬息只見其骨。亦有拘人來割者，有一二不甘坐斃。意城外覓食，乘間越城而出，遇兵以為謀反，受刑。遇賊以為奸細，盡殺。山海之賊，俱離城三四里屯札。官兵將近城房屋，一概折毀。木料搬運入城，為大柴數千間。民房一旦作墟，賊多夜間攻城。天明即去，鄉村窮民，偶過郊原，城兵潛出，斬其手足，剝其衣服，兼服從。此城外之人，被獲不分。民賊用木棍一條，丈二長，埋一半于地中，一半削尖向上，將所獲之人衣服剝盡，人兩抬上，兩股扯開，谷口放木棍尖上，兩人一齊挽下，如插燭一般，有穿腸下而出者，亦有穿肩上而出者，生不得生，死不得死，真可伶也。時呼此刑曰插燭。又有將所獲之人頭髮拴於柱上，先砍兩手，次割兩足，後斬其頭，復碎其胸，又抉其肝，旋斷膈，下四分五裂，方快其心。逆刑皆張督之兵所創也。時城內老幼男女，飢死累死，苦死疾病死，瘡疹

者極多大小官樞紐貯城門內曠處俟城開抬出略埋而急回每
門一出有數十左右亦有用草薦裹者用席包尸者不可勝數城
門三日一開開只半時仍塞羊扇原與化遊擊楊耿今為國姓部
駐札潭橋頭國姓部下曾六曾七兄弟駐札芦浦材行林廿五使
駐札北洋王帥駐札涵江王似玉兄弟駐札南洋潘忠瓊駐札西
山常太里尚有數處不能悉記城外鄉紳舉人各抬兵起義閣部
朱繼祚吏部全賜原遊擊李朝偉奉人劉元會林尚奎去論官取
大小俱名曰營官閉城兩月攻城數次一黑夜賊至城下以卷舟
倒覆抬至城下以抵城上木石用火燒城門竟不成事楊耿連日
用大貢銃打進城中銃子如錘重四五斤一發喇喇有聲打落屋
上椽桁皆坏涵江巨富姚伯庸受海上都督抬兵製器大開衙門
有姻家游組侯寓城行匡官府令說伯庸歸順伯庸不共相見即

今折首馬峯。蘇六哥住城后街，乃兄玉齋外間起義，偶獲一賊，稱玉齋部下，張督拘六哥，並本舖保長鄭冲陵。舖甲左右鄰共四人，各用門扇板，將人釘於板上，發鼓樓前示众。冲陵肥胖，難受，用銀買兵丁踢囊而死。舖甲釘一日夜而死。左右鄰未死。黎盛二公苦勸釋放，医治而愈。蘇六哥不在家，拿伊子揀燭，其妻走逃。黃軾黃轍家，即拿二人，用竹釘口，遊街示众。黎盛二公稟称軾轍乃德义生員，蘇妻潛逃空室，實不知情，准釋放。御史宋禎、漳子祿、祖係余吏部，颺女婿周院，怒吏部起義，將祿祖痛夫嚴責。祿祖難當，自縊而死。又布政陳玄藻子生員憲，縮令僕寄書城外親眷，被兵所獲。周院將憲瑄釘門板而死。陳布政尚在，無可奈何，仍拘憲瑄妻祿。憲嚴訊，憲瑄妻自幼随父任，正音伶俐，庭辯激烈。周院去如之。何俱行釋放。李朝偉家丁馬管入城探妻，因閉城不得出。周院探

知謂是奸細，即拿梟首，妻給賞兵丁。時浪子勇夫，稍能拳棒者，一
 知即拿梟首，無因而死者亦多。張督視民如草芥，周院視民如寇
 雠。城中片言不敢妄語，寸步不敢妄行。十一月十七日，分守道彭
 遇龍帶領福州兵五百援興化，由山路而來。黃昏入西門，時帶米
 糧不多，於路掠米谷豬雞，而未將肉買一伐一斤，米三分一筒，亦
 濟一時之急。官府令各舖男女老幼報名上冊，次日每人給布
 一片，闊三寸，長六寸，上印滿洲字數字，令縫在衣背上，好出入行
 走。無此者，即是奸細。十九日，省兵與兵出城勦賊，至辛溝黃墩附
 近之處，賊見即走，百姓逃走不及，幸溝一鄉百餘人被戮，只在七
 人。各兵搬拾米谷衣物甚多。廿二日，令百姓穿茅衣，隨兵出城通
 城盡出，拾物不計其數。無一人空手而歸。廿三日，從北門出，勦隨
 往黃石掠物。城民亦有不隨兵而行，沿途抄掠。鄉民同賊埋伏四

向處見官兵已去從新慶咸淳擁出城民被殺死踴死滄死四五
百人黃石被兵抄戮甚慘老幼逃走不及者十奈八九是晚城中
哭泣遍聞次日只開北門張督親候北門挑米谷什物一担者只
抽出一頭為餉肩負者不抽廿五日征陂頭霞柯一派路遠途岷
兼前日之厄不同往者多矣廿七日征涵江一帶賊知遠遁涵民
早將家物搬走官兵城民往此空于而歸亦無殺人時西北二山
未勦南北洋俱通福泉大路人不可行下里七區之人藉起又鼓
衆迫勒黃石塘下各村供餉難堪此時殺敗星散俱被各村報復
甚慘十二月初五日省兵同張督部下副總陳心裕送周察院回
省從福清而去周院入縣具外俱是賊次日出兵賊皆遠避近城
有一家新婚不及逃走被兵拿解周察院見婦姿色先斬其夫留
婦欲淫之婦不從受揵烙之刑不生不死陳副總見其可怜一刀

劈斷其頭。鄭國姓自三年九月下海，招兵掠餉。至是年，有一元子者，名術桂，字天球，明遼裔也。同宗弟明亡，由輔國將軍依唐王，王即隆武君封寧靜郡王，因世亂相失，竄身海外，共鄭國姓合封國姓為將軍。國姓輔寧靜王，稱明永曆元年。

戊子順治五年

正月山海鼎沸，不逼城池，斷濶口橋，涵江新橋，並要渡石橋木橋，拒各處隘口，意坐困到城破。自夜間數兵巡緝，二月初五，各五分銀一，折中旬甚貴，因去冬稻被賊阻割，蹂躪滿田，至是有用竹筴，扫起鉄爬爬起，水浸洗之，每斤賣銀六分，明銀一分，換歷朝小銅錢十六文，城中大半日食一餐，或數日一食。

張督奇下遊，誓尚先胆，略過人日，統兵並鄉勇出城逐賊，賊共民皆遠避，尚兵亦不追趕，離城十里，兵共民不敢去，近城十里，民與

賊不敢至。百姓靠尚公，方散出城去。跟兵後歸在兵前，可保去虞。有一二貪心之徒，見鄉民暫逃入室掠物，不知隨兵而回，盡被兵殺。賊獲城民，以為鄉勇，百無一生。兵獲鄉民，以為是賊，無一善死。城鄉吳越，生靈塗炭矣。張督偵知山賊多，札吳橋一帶，奈橋已斷。五鼓扛杉木架橋而過，賊不知防，被殺死溺死四五百人，大獲全勝。南洋諸營官傳諭各鄉，有親友在城，許其通知透出，以救飢餓。有欲出城者，官從其便，令守門官於每人臉上搭一黑印，以便入城。如印亡者，竟不得回城。內各官民見城民餓死甚多，外援不至。三月初八日五鼓開東門，引山海入城。張督聞知，率馬步兵千餘開南門，奔仙邑。山海急追，張督棄財帛於道。賊先於物，又畏馬，因縱而去。山海號令森嚴，不甚抄掠，只搜尋督兵及鄉勇家，並殺其人。殺署府黎，殺彭燦斯于府前，殺鄧吏部于雲倉門外，尚遊擊逃。

在上林人家尋出殺之。是日出牌安民，稱明監國。魯王三年，王似玉稱弘義軍門，林廿五使稱威義軍門，潘忠瓊、王眉、陳竅俱稱都督，其餘眾營官各自尊大，以陸為分守道，都為莆田縣，有官名無官秩。山鄉之人為城民，佃戶素受虐取。此時得勢，搜尋報復，一獲即無生度，怒官兵日日征勦，兵婆逃不密者，悉遭護去。城中田主債主、官兵、鄉勇及衙蠹陸續被害，難以枚舉。四月末，米糶五分銀一筒，時海鎮楊耿原城守遊擊，念舊情，發大麥百餘担入城賑飢。民亦蒙其惠，王似玉駐黃石，用前知府胡允貢為馬將，勸民拷餉。允貢前解省，被似玉截奪，同為賊。壬午舉人張毓敷不與其餉，被杀于黃石街。五月，山海不相安，有互爭之意。楊耿假邀潘忠瓊飲酒，就筵中殺之。從此自相吞并，互殺極慘。禮部尚書陳瓌錦侍郎鄭終、兵部侍郎李率、秦三大人統馬兵數千到福州。周察院進亂民，請嚴刑勦治。

三大人罵周院不能撫民反以酷刑虐民將周院下獄先遣都督李至福清打探七月十二早大兵至江口因無鄉導峰頭有小民陳藻兀者伶俐之人被兵拘見用為鄉導到府城賊已聞風逃遁駐城中不多亦走先鋒金守備至頭亭百姓開北門請大軍入城三大人傳令兵馬入城不許行街道即登城駐北門樓出示安民諭百姓剃頭屏髮歸化胡允貢剃頭投見次日城民人人剃髮陸分守道都莆田縣俱匿處破寺佛后搜出並僧首斬北市頭示衆胡府盛具彭道羈候省兵札城上三日十四日三大人統兵南下留李都督帶兵暫鎮吳化府具俱叔印官從此山海遠避大度可行八月調參將薄進忠鎮吳化十月調守備劉世榮為城守朱閣奇維祚值山海煽動招兵自衛大軍入境適于赤岐獅子岩被獲解省下獄城民紛控告山賊殺人掠物薄公自行挨緝進贖完